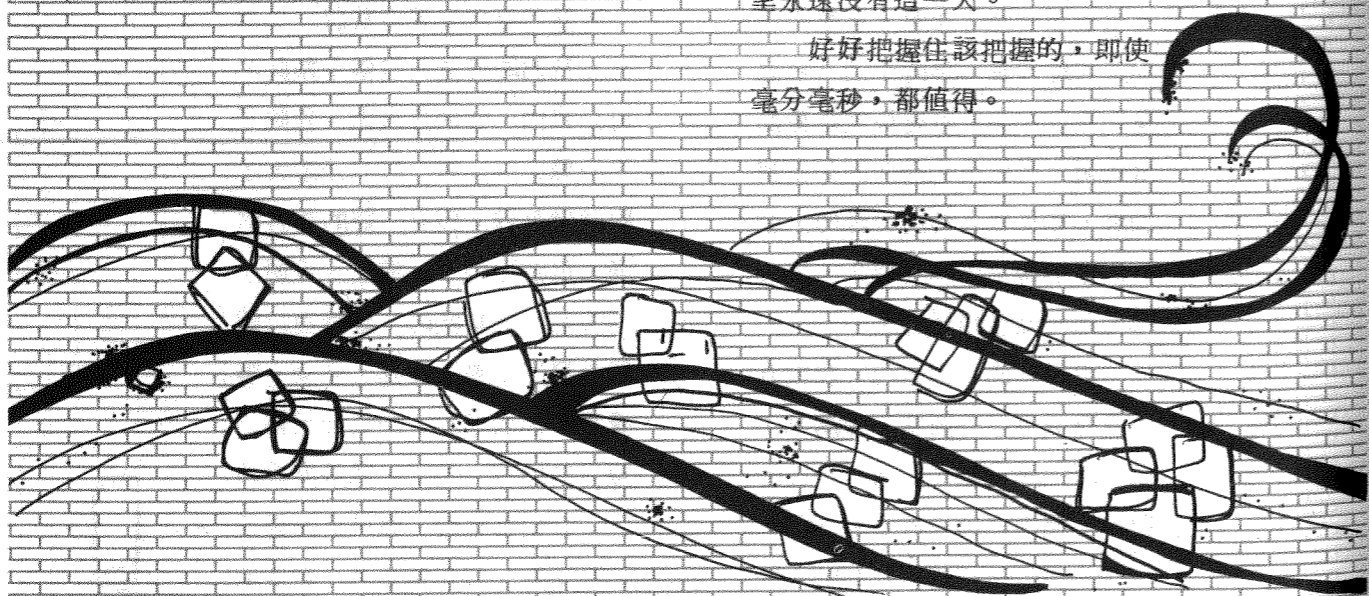


當一個人未面臨死亡之際，他不會去珍視生命，然而一旦真正進入生死悠關，生命不再有價值。我看著你在堅定毅力下一寸一寸地往前爬，想著你告訴我的童年，只有苦沒有甘，滿盈熱淚而埋葬歡笑，能在平坦中接受偶然的坎坷，也在坎坷中領會平坦的欣慰。這已是一個懂得在自己生命中做抉擇的人。你會對我說：「寧為塵土，勿隨流水，生命要過得有意義，不隨浮水流動，而像山般盎然。」你一直在燃燒自己照亮別人，如今蠟燭已滅，但那光那熱永存在夜行者的心中。你結束了「有涯的生命」，而已在「無涯的生命」背後找到連死亡也不能剝奪的永恆。

南國的故都是美麗的，它繁華得那麼可愛，到處是一片純樸的鄉土味；在它壯麗的懷抱裡，步步是花香鳥語，然而我再也不忍去顧盼，一回首，每一寸土地都有你我的足跡，有許多東西放在記憶裡是醇的，擺在現實中是澀的，那些可愛的回憶令我鼻酸，我不忍回顧，怕的是回到現實中時，美麗的幻影中早已失去你的踪跡。

生命中有許多東西，在尚未失去前，我們總是不知不覺地忽視它的存在，直到將要失去它時，才想到才要挽回、要緊緊地抓住，一旦到此地步，很多努力都將是白費的了。也許有一天你會驚覺到這句話的真諦，不過，希望永遠沒有這一天。

好好把握住該把握的，即使毫分毫秒，都值得。



侯秀珍

村後的溪水盈盈，又是夏日水盛打水飄兒的日子，似乎大伙兒，心有靈犀似的，沒多久，村裏的孩子就都聚到溪邊玩了。也是媽媽好心，見著溪岸一年年的蝕退，搬了大堆的瓦片來填，這倒乘了我們小孩子的心。一撒手，幾個小花兒撥起，小瓦片早到了對岸。幾聲喝采，大伙兒紛紛比起賽來，有時興起，竟下了賭注。珠兒、紙標，就是我們的財富，當時頗有一擲千金之概，倒是沒有人輸不起的。直到中午，兀自不散，各家媽媽早尖了嗓子叫喚了這才悻悻離去。

吃過午飯後，太陽正烈著，大家都聚在自己屋子迴廊乘涼。幾根蒲扇搖個不停，媽媽嘴裏還叫嚷著怎麼一絲風都沒有，遠遠看到坤嬸婆提了一袋東西往這邊走來，人未到聲音早已響起，原來也是曬太陽的烈。一到來掀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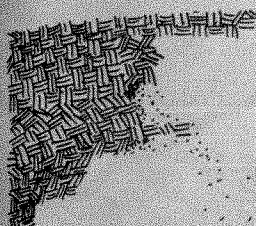
斗笠，滿頭滿臉的汗水，撲喇喇的從她黝黑多紋的臉頰流下；或許是早習慣了熾日炎風下做活兒，汗水流留在頭上臉上早不是那麼在乎的一回事了，她也沒隨手擦去，只把攜來的袋子一放，因為不再有人攜著，袋中遂滾出幾顆粉綠圓滑的香瓜來，她說道：「今天剛從田裏摘回來的，趁鮮正香甜」。媽說些客氣話就收了。午後無事，媽和嬸婆有得聊了，姊和我知道必又是老故事了，因此也迴避睡午覺去。嬸婆說起來也真是個可憐人，年紀輕輕就嫁了，過門沒一年，夫婿硬生生的給日本人抓到南洋充軍去。說的是為日本天皇效命，坤嬸婆那明白什麼，再冠冕的話兒，那能安慰一位鄉下樸婦的心。天天以淚洗面，幾十年過去，若不是仗著訂親時的一張照片，怕夫婿相貌都要模糊了，坤嬸婆也真夠堅強的，茹苦含辛的總算撐持了一個家，心中念念不忘的倒是一生中的那段情，說著說著，不禁老淚縱橫起來，媽媽見此，也只有盡心安慰了。聽人訴苦是媽媽最大的本事，許多悽苦的心靈，一再的讓媽媽撫慰著。



忽忽數月過去，學校的假期不多了，小孩子玩性重，我雖然也要上初中了，到底還是個半大不小的孩子，心中所想的，也只是如何使性的玩。午覺捨不得睡了，我寧願尾前尾後的找蟋蟀仔洞。「呀」！又是一個，撥開鬆土，水瓶一栽，瓶口正對洞口，「咕嚕咕嚕的」，哧，真能喝，灌了兩罐米酒瓶還沒出來，正準備第三瓶時，冷不防背後「啊」的一聲，叫得我跳了起來。原來我身後早來了個小和尚，我這第三瓶水栽到他腳板上了。我心裏蹦蹦跳，又是訝異，又是羞，臉上熱辣辣的轉頭就跑，回頭一瞥，眼見他專注的看著那個蟋蟀洞，於是也不跑了，想來也是同好，年紀大概和我相仿，只是相貌間透著一份寧靜安份的氣質，眉宇間自有一股吸引人的靈秀。正疑惑，奔回家去，這才明白，原來小南海的師父化緣來了，以前卻也不會看過這個小和尚，想是他遠遠見我在玩兒，好奇看看，卻惹了他的癮。後來聽師父隨意佈施的話兒，媽媽提著米袋進去，出來後，師父又免不了一番讚頌的言詞，等他們走遠了，孩子們又取笑和尚的米袋起來，說他的米袋像氣球皮，形雖小，容量

卻不小，一次可要了人家半個米缸。媽媽又擠眉又弄眼的要我們嘴上積陰德。望著他們的背影消失在另一家的迴廊上，我才去看看我的蟋蟀，地上兀自留著那瓶打翻的米酒瓶，一下子玩性沒了，也不知是他擾了我的興呢？還是怎的，突然呆坐起來，一直想著小和尚灌蟋蟀該是不該？

上了初中到底不同於以往，雖然稚氣未脫，卻愛爭強爭大，變以為自己是個頗有見識的人。不再和男生混著玩，整天抱著書本，當然閒書佔了大半。書是不，偏巧看的又是「簡愛、傲慢與偏見」這類書籍，遂為自己編織了美夢。眼下所見的都是極單純的愛情故事，因此對感情的事也自以為懂了，想是只要遇著自己喜歡的，他總也喜歡你，自此就註定姻緣，從此就不思感情的事，心裏只有一個願望，將來能像居里夫人一樣，拿諾貝爾獎，揚名世界。十四、五歲的孩子，有幾個不長青春痘的，偏偏我臉上白淨，因此倒也算是清秀，有些小男生卻也不怕臊，總有些字條、小信傳來，可是不知怎的，似乎心裏早有了個影像揮之不去，因此也從沒動過心。忽忽數年，上了大學了，媽媽照例要帶



我們拜遍附近的寺廟。這次繞得遠了，過個陡坡，前面就是小南海，此處可謂地靈人傑，正巧寺前有一潭望不盡的大湖，只因其大，就有了「海」之稱，「海」中有不少小島，樹林茂密，因此這水就不能一眼望盡了，曲曲折折的倒似無邊無盡，落日更見美幻，因為它把這絢爛染遍了水，幾隻天鵝游過就這麼重重疊疊的渲染開來。若是幸運，遠處樹林的千百點粉白會一哄而起，飛過大湖，飛過落日，飛向詭譎變化的天空，讓你大開眼界，讚歎不已，那是群遠飛的鷺鷥呀！光看著，早落了單，寺裏媽媽早和師又談上了，旁邊有個少年和尚為我們準備拈香，見到這人眉目，不禁心頭一震，腦中模糊影像再度浮現。此人五官平和，已脫去了童稚的笑顏，隱隱透露著哲人的平淡和豪放，此時心中紛亂不已，思緒早混成一團。突然，一個可怕的念頭升起。「啊」的一聲，不由得我竟叫了出來，一份悲憾籠上，愁腸百轉。多年來，這影像早在心中淡了，怎知如此湊巧，竟又在今日相逢。腦中恍恍惚惚的有如陷入五里霧中，又是糊塗，又是困惑。此後便是段矛盾掙扎的日子。每每於深夜裏

，感情陷入了崩潰的絕地，極難自拔於自憐自嘆，我不是個喜歡怨天的人，但誰能為我這段感情做註呢？借了些佛書想要探究他的心靈，卻更陷入無止的皆迷。悽悽慘慘戚戚，正謂人生自是有情癡，此恨不關風與月”。也是鬼迷心竅吧！竟提起筆寫了個短箴寄了出去！不知想獲得什麼，或許是一股與上天抗衡的力量作遂吧！很意外的，我收到了回音，一筆娟秀的字，寫著：「女施主頗有慧根，歡迎借閱佛經。」接到信的當天，我就動身前往小南海了。他在驚訝中接待了我。在往後的日子裏，我們由拘謹到熟悉，在湖畔，在落日裏，盡情的說，其中也少不了許多面紅耳赤的爭辯，他常說我的嗓門破壞了四周的寧靜，我則含笑搖頭，表示最後的抗議。大學的入學通知單了，我承諾一年後再來，他說他永遠在小南海。

匆匆數年過去了，我未再踏進小南海一步，也沒了他的音訊，是什麼原因呢？很難說清的，或許是為了他吧！在特別絢爛的落日裏，我會憶起小南海的風。在我的癡念裏，我已擁有……。

